

從漢語方言現象檢討幾個辨音徵性的問題*

丁 邦 新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一、音節性 (syllabic) | 二、鼻音和流音 |
| 和元音性 (vocalic) | 三、喉塞音？和喉擦音 h |

語言研究和語言學理論總是相輔相成的。從語言研究中尋繹理論，再從理論出發研究語言。討論語音學理論和方言調查亦復如此，要分析某一個方言的語音結構總是要從一種理論入手。在分析的過程中有時會發現理論上的缺點，從而對理論加以某種程度的修正。趙元任先生 (Chao 1934) 有一篇著名的論文「音位標音法的多能性」，就引用許多漢語方言的例子來說明用音位標音的種種問題，提出多能性 (non-uniqueness) 的論點。李方桂先生 (F. K. Li 1966) 分析國語的資料，就提出零聲母和零元音的看法。

近年來關於語音分析的理論，大致都沿用 Jakobson、Fant 跟 Halle (1963) 所提出的辨音徵性 (distinctive feature) 的說法，並以 Chomsky 及 Halle (1968) 的 *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* 一書為主要的參考依據，事實上這本書不止是討論英語的問題，其中的第四部分就是專講音韻學理論的。當然，他們希望這一個音韻研究的理論能夠推及到所有的語言。我們仔細檢看這本書的書目，竟然沒有引到一篇文章是跟漢語有關的，勉強說來，只有王士元 (Wang 1967) 的一篇 *Phonological Features of Tone*，其中有一部分討論漢語方言的聲調問題。對於漢語這樣一種人數眾多、方言複雜的語言，竟然在寫音韻分析理論時未曾提到，實在令人驚異。主要的根據既是英語，書中理論上的闕失自然難免。如 Campbell (1974) 就根據別的語言加以檢討。又如 Schane (1973) 的 *Generative Phonology* 也忽視英語與法語以外的語言，Jensen (1975)

* 我在本所的工作之一是從事漢語方言的調查，兩位故去的所長李濟之先生、屈翼鵬先生都曾給予許多幫助，謹以此文紀念兩先生。在付印之前，承李壬癸兄指正，指供修正意見，並此致謝。

的書評特別提到這一點。在這篇短文裏並不是要對整個的理論加以檢討，而是要根據漢語方言學的研究來修正一部分的分析方法。Chomsky 和 Halle (1968: 335) 曾經提出「自然的音類」(natural class) 作為語音分析理論的根據，現在觀察漢語方言的實際現象，提出幾點來討論。無論用什麼理論來解釋，這種語言現象總是不可忽略的。

一、音節性 (syllabic) 和元音性 (vocalic)

Chomsky 和 Halle 提出「元音性」的徵性 (1968: 302)，後來認為「音節性」可能更好 (1968: 354)。Schane (1973: 26) 也主張以「音節性」代替「元音性」。現在根據漢語方言增加一些證據：

蘇州話 (袁 1960; 漢語方音字匯)

ɛl兒 ɛm嗎 ɛŋ你 ɛŋ魚

ɛlE來 ɛmE變 ɛnE難 ɛŋE顏

廈門話 (董 1960)

mɛ(不) ɛŋ黃 : miɛ麵 ŋiɛ硬(註一)

桃園客家方言 (楊 1957)

ɛm(不) ɛŋ魚 : ɛma馬 ɛŋa牙

從以上三種方言的例字來看，都有成音節的鼻音或邊音和不成音節的鼻音或邊音聲母對比的情形。在分析這兩種音類時，所有其他辨音徵性都相同，只有「音節性」是分別的惟一依據：

l l m m ŋ n ŋ ŋ

音節性 + - + - + - + -

以漢語來說，成音節的輔音用作韻母，不成音節的用作聲母，兩者之間有明顯而必要的區別。用「音節性」代替「元音性」，可以使徵性涵蓋的範圍更廣，更能合於自然的音類。

(註一) 這裏按照董氏原著的辦法，在鼻音聲母之後，省去元音的鼻化符號，其實這兩個例字的元音都是鼻化元音。

二、鼻音和流音

Chomsky 和 Halle (1968:303) 原先認為鼻音和流音的區別只在「元音性」的不同，鼻音是[-元音性]，而流音是[+元音性]。這個分別跟漢語的現象不合，因為在漢語中，鼻音和流音屬於自然的一類。下江官話常常把 n、l 混而為一；又如從隋唐中古音到國語的聲調演變中，鼻音和流音的行為總是一致的：

	中古音	國語	例字	中古聲母(註二)
平聲	清	陰平	邊、天、堅	*p-、*t'-、*k-
	次濁	陽平	眠、連、然	*m-、*l-、*ń-
	全濁	陽平	駢、田、前	*b-、*d-、*dz-
上聲	清	上	扁、點、淺	*p-、*t-、*ts'-
	次濁	上	勉、飲、染	*m-、*l-、*ń-
	全濁	去	辨、墊、賤	*b-、*d-、*dz-

「次濁」就是鼻音和流音，等韻學家已經把它們歸為自然的一類，在聲調的演變上有一致的方向，和清音或全濁音的演變並不相同。鼻音和流音基本上都是響亮音 (sonorant)，如果根據上文的建議，用「音節性」代替「元音性」，那麼鼻音和流音該是完全相同的一類，只是本身還有成音節與否的差異。

	a. i. u	l. m. ŋ. ŋ	l. m. n. ŋ	p. t. k. b. d. g
音節性	+	+	-	-
輔音性	-	+	+	+
響亮音	+	+	+	-

成音節的鼻音和流音有兩個基本徵性跟元音一致。這個分析法跟後來 Chomsky 和 Halle 的改正意見相同 (1968: 354)，也等於是增加漢語的證據，選擇一種正確的分析法。

三、喉塞音 ? 和喉擦音 h

Chomsky 和 Halle (1968: 303) 把 ? 和 h 歸為滑音 (glide) 一類，認為它們的

(註二) 中古聲母大致引用董同龢先師的擬音，只是把全濁聲母的送氣符號省去。

徵性是〔一元音性、一輔音性〕；Schane (1973: 29) 也認為 ? 和 h 的徵性是〔一音節性、一輔音性〕。這自然是從語音類型、發音原理跟英語中 ? 和 h 的情形來立說的，如果以語音功能的觀點，從漢語方言的實例來看，? 和 h 實在該是〔一音節性、+輔音性〕，和普通的塞音擦音並無二致。

先說喉塞音 ?。在漢語裏，通常鼻音尾和塞音尾的出現情形相當一致，彼此對應。例如廣州話、梅縣話有 -m、-n、-ŋ，就有對應的 -p、-t、-k，它們跟元音配合成爲韻母的情形也大體一致。但是在福州話中却只有 -ŋ 和 -ʔ 兩種(袁 1960: 290)，可見 -ʔ 是一種可以跟 -ŋ 對當的塞音。在陶燠民 (1930: 453)、藍亞秀 (1953: 247)、王天昌 (1969: 7) 的記錄裏根本都記成 -ŋ 和 -k，藍亞秀並有一段說明 (1953: 247)：

「-k 在一般情形下是沒有破裂作用的舌根清塞音。不過有時他會是喉塞音，或僅有緊喉作用，但都與辨別字義無關。又有些字，如果在別的字前面，往往完全將韻尾失落，同時聲調與下字聲母的變化，也脫離尾 -k 字的正軌。」

可知福州話中的 -ʔ 和 -k 並不是方言的不同，只是同一音位的自由變體，正可以顯示 -ʔ 和 -k 是同一類的音。

又如南昌音系，據袁家驊 (1960: 129) 的記錄，有四種韻尾 -n、-ŋ；-t、-k。而楊時逢先生 (1969: 129-130) 的記音却是 -n、-ŋ；-t 和 -ʔ。一方面可以看出 -ʔ 和 -ŋ 的對當，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 -ʔ 和 -k 的接近。自然最清楚的是閩南語，有 -m、-n、-ŋ 和鼻化元音，也有 -p、-t、-k 和 -ʔ。我自己調查的海南島儋州村話，具有 -m、-n、-ŋ 三種鼻音尾，同時就有 -p、-t、-ʔ 三種塞音尾 (見 Ting 1980: 8-9, 13)，都是平行的現象。

再說喉擦音 h。在漢語方言中，差不多各方言都有 k、k'、x 一組聲母，其中 x 在別的方言有時讀成 h，成爲 k、k'、h 一組，並不能因爲 h 是喉擦音就肯定它與舌根擦音的 x 有基本的不同。以下以湖北方言的六十四個調查點來作一個例證 (趙 1948)。

湖北方言六十四個調查點都有舌根音一組聲母，差不多各地的音韻說明裏都對聲母的語音實值加以描寫。關於 x 的音值有好幾種描寫法，現在列表說明：

調查點數 分區	(1)用 x 標音，不加說明 (2) x 的摩擦顯明 (3) x 音同或音近國音	(4) x 音偏後	(5) x 讀小舌音	(6) x 音近 h (7) x 擦音較輕	(8) 用 h 標音
第一區	29	2		1	
第二區	9	5	5		
第三區	4	1		1	2
第四區	4			1	

表裏所列的描寫情形一共五類，第一類包括三種，用 x 標音，不加說明，可見是一個普通的舌根擦音；說摩擦顯明，沒有提到部位，自然還是舌根音；說 x 音與北平同、同國音、近北平音或近國音，都表示 x 是舌根擦音。第四類包括兩種，x 音近 h 意思清楚，說 x 擦音較輕，就暗示接近 h 的意思，例如在第四區的崇陽，就說「x 摩擦較輕，像 h」。其餘第二、第三、第五三類不必解釋。從這個表我們可以看出兩個現象：第一、在同一個方言區中，各小方言都有 x 的音，其部位可能偏後，甚至讀小舌音。第二、有的小方言根本是 h，或 x 音近 h。就整體而言，各地都有 k、k'、x 一組音，其中 x 在兩個調查點讀為 h，我們可以肯定這個 h 所具有的辨音徵性和 x 絕對沒有基本的不同，絕不能說 h 是〔-輔音性〕，而 x 是〔+輔音性〕。

基於以上的討論，？和 h 的辨音徵性可以說是〔-音節性、+輔音性〕。可是喉部的音，在定義上 Chomsky 和 Halle 不認為是〔+輔音性〕，這就牽涉到輔音性的基本定義。他們認為輔音性是在口腔通道中有明顯的阻塞，根本就把喉音排斥在外。因此，我們要把輔音性的定義改為在氣流通道中有明顯的阻塞，以便涵蓋？和 h。

在漢語以外，臺灣的南島語也有？和 h 這樣的音，例如李壬癸研究魯凱語 (Paul J-K. Li 1973: 12) 就已經把這兩個音訂為〔+輔音性〕，同時說明？和 h 在魯凱語中與其他輔音的行為無二致，與滑音 y、w 沒有平行現象，不是自然的音類。可以作為上文論點的一個證據。

以上分別討論音節性、鼻音和流音、喉塞音和喉擦音的問題，從漢語方言的語音功能、音系對當、歷史演變的趨向來立說，可以得到上述的結論。這和 Chomsky 和 Halle 的理論可能有角度的不同，我想從漢語的證據加強一般性的理論，他們是從英語或法語出發，希望推及到語音理論上去，以下舉兩個例子來說：

第一、Chomsky 和 Halle 先用元音性，後來改爲音節性，就是在討論法語的連音變化及元音省略時發生了困難，才接受 J. C. Milner 和 C. J. Bailey 的建議而修正的。正和我們根據漢語方言現象所提出的修正意見相同，只是出發點不同而已。

第二、他們對 ? 和 h 的處理法實際上是從英語出發的。? 在英語中無音位性，只出現在表示否定的 uh-uh 之間，紐約雖有一派英語以 ? 來代替 bottle 一字裏的 t，成爲 [boʔl]，那也只是語音性的（參見 Schane 1973:20）。h 在英語中有音位性，但是它的出現有異於通常英語輔音的地方，例如，英語可以說 an historian 或 an hotel，只要重音不在第一音節，以 h 起頭的字就可以接用 an。（註三）正如有些英國作家在 union、euphony 之前也用 an 一樣，（註四）h 跟 y 有類似的現象。因此把 ?、h、y 和 w 訂爲同一類滑音。

從這兩點看來，各語言都有其個別性，彼此不一致，有時甚至可能衝突。Campbell 1974) 指出好些自然音類在 Chomsky 和 Halle 的書裏都沒有提到，有些對比又沒有區別。換句話說，在甲語言中自然的音類，到乙語言可能不自然；在甲語言需要的對比分析在乙語言可能不需要。這就表示辨音徵性的分析法不是一成不變永遠固定的，要能適應各個語言的情形。一方面要保持彈性，一方面也實在需要修正。把元音性改爲音節性，把鼻音、流音歸爲一類，就是 Chomsky 和 Halle 同意修正的兩個例證；我想喉塞音和喉擦音的類別也有根本修正的必要。

引用書目

王天昌

1969 福州語音研究，世界書局，臺北。

袁家驊

1960 漢語方言概要。

陶燠民

1930 閩音研究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（以下簡稱史語所集刊）第一

（註三）這種情形和 an hour 的 h 不發音的情形不同。

（註四）見 Webster's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, Unabridged Second Edition, p. 92, 1960.

本第四分，445-470。

董同龢

1960 四個閩南方言，史語所集刊第三十本，729-1042。

楊時逢

1957 臺灣桃園客家方言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二十二，臺北。

1969 南昌音系，史語所集刊第三十九本上册，125-204。

趙元任、丁聲樹、楊時逢、吳宗濟、董同龢

1948 湖北方言調查報告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十八。

漢語方音字匯

藍亞秀

1953 福州音系，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五期，241-331。

Campbell, Lyle

1974 Phonological Features: Problems and Proposals, *Language* 50, 52-65.

Chao, Yuen Ren

1934 The Non-uniqueness of Phonemic Solutions of Phonetic Systems, *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*, Vol. IV, Part 4, 363-397.

Reprinted in *Readings in Linguistics* I, ed. by Martin Joos, 38-54.

Chomsky, Noam and Morris Halle

1968 *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*, Harper and Row.

Jakobson, Roman, C. Gunnar M. Fant and Morris Halle

1963 *Preliminaries to Speech Analysis*, MIT Press.

Jensen, John T.

1975 Review of Schane (1973), *Language* 51, 740-6.

Li, Fang Kuei

1966 The Zero Initial and the Zero Syllabic, *Language* 42, 300-2.

Li, Paul Jen-kuei

1973 *Rukai Structure*,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Special Publications, No. 64.

Schane, Sanford A.

1973 *Generative Phonology*, Prentice-Hall.

Ting, Pang-hsin

1980 The Tan-chou Dialect of Hainan, *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*,
No. 8, 5-27.

Wang, William S-Y.

1967 Phonological Features of Tone, *IJAL* 33.2, 93-105.